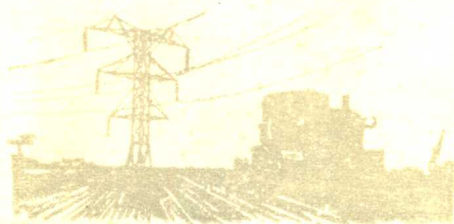


巴巴耶夫斯基著

金星英雄

第一部



人民文學出版社



金 星 英 雄

第 一 部

巴巴耶夫斯基著

姚 艮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С. БАБАЕВСКИЙ
КАВАЛЕР ЗОЛОТОЙ ЗВЕЗД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容說明

這部長篇小說寫的是在衛國戰爭中被德寇破壞的一個古班河流域的哥薩克農村，在戰後進行建設水電站的故事。書中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在戰爭中獲得金星獎章的戰鬥英雄謝爾格依，和一個獲得了金星獎章的勞動英雄拉古林。謝爾格依，這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戰後復員回到故鄉，便在黨的領導下，發動羣衆的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難，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作爲人民幸福生活基礎的水電站。

全書分兩部，曾獲得一九四八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



Antonio



阿·戈爾卡科作
參閱第二五六頁

主要人物表

謝爾格依（謝爾格依·基摩菲依維奇·杜達林諾夫） 榮獲金星獎章的戰鬥英雄。

謝明（謝明·亞凡納西葉維奇·剛卡林柯） 謝爾格依的朋友。

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列夫·伊里奇·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 區供銷合作社主任。

安菲莎（安菲莎·基摩菲依美娜·杜達林諾娃） 謝爾格依的妹妹。

尼羅美娜（瓦西里撒·尼羅美娜·杜達林諾娃） 謝爾格依的母親。

基摩菲依（基摩菲依·伊里奇·杜達林諾夫） 謝爾格依的父親。

菲道爾（菲道爾·魯克奇·鶴赫拉柯夫） 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康得拉捷也夫（尼古拉依·彼得洛維奇·康得拉捷也夫） 區黨委書記。

阿勒塔麻紹夫（阿列克謝依·斯捷班諾維奇·阿勒塔麻紹夫） 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主席。

拉古林（斯捷番·彼得羅維奇·拉古林） 布瓊尼集體農莊主席，榮獲金星獎章的勞動英雄。

達莎（達利亞·尼克基奇娜·巴依高娃，愛稱達莎） 高求畢集體農莊主席。

薩瓦（薩瓦·涅斯捷羅維奇·奧斯特洛烏鶴夫） 烏斯齊——涅文斯卡亞村蘇維埃主席。

伊林娜（伊林娜·柳包紹娃） 謝爾格依的愛人。

馬洛芙（馬洛芙·伊格納捷也沃娜·柳包紹娃） 伊林娜的母親。

道洛菲依 駁手。

110
F1160/43

葉列敏柯（伊凡·格拉西·維奇·葉列敏柯）黨組織書記。

阿達曼諾夫（伊凡·古茲米奇·阿達曼諾夫）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養馬場主任，

布洛鶴爾（布洛鶴爾·阿凡納謝維奇·涅納紹夫）富有經驗的流放木材的人。

戈立高利（戈立高利·班捷列維奇·納雷日內依）布瓊尼集體農莊養豬場主任。

包依勤科（包依勤科·安得烈·彼得洛維奇）最高蘇維埃代表。

戈拉切夫（基米特里·伊凡諾維奇·戈拉切夫）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的園藝家。

維克道爾（維克道爾·伊格納第維奇·格拉曹夫）電氣工程師。

戈拉莎（戈拉莎·涅斯瑪什納婭）光明之路集體農莊主席。

（爲了讀者閱讀方便起見，已將書中人物的名字予以簡化。）

第一章

『謝爾格依！噯，你好好看看吧——我覺得好像我們不該在這個小車站下車。我說不上來我爲什麼不大喜歡這個地方，再說，我連個人影也看不到，也不見樂隊。』

『就是這個小車站，至於人們，大概是在地裏哪，所以沒有工夫來接我們。但是，這樣更好！』

『這樣也許更好，不過，你還記得你是怎樣吹噓了你們的古班嗎？』到我那裏去吧！我們那裏的人們真好，他們會來迎接我們，我們那裏這也有，那也有，樂隊也有，什麼都有。』你瞧結果怎樣，多不好看：兩個英雄站在沒有人影的小車站上，像外國人一樣……哪怕你的妹妹來接一接也是好的！』

『哈哈，原來你在惦着誰啊！謝明，你就要見着我的妹妹了，現在我們已經到家啦。』

『你，是到家了；我呢，不過是來串門兒……』

謝爾格依和謝明，兩個朋友這樣談着。他們坐來的火車早已開走，消失在草原上了；但是這兩個朋友仍然守着他們的行李，還沒有拿定主意上路。謝爾格依是高個子，黝黑的、瘦削的臉，背稍微有點駝。他穿着新的軍便服，戴着少尉的肩章，軍官皮帶的斜皮條挎在胸前，旁邊掛着金星獎章和三條勳章的綬帶，馬褲也是同樣新的，膝蓋下面是很瘦的褲腳，靴筒退落到踝骨的、柔軟

的、沾滿塵土的靴子，因此他的腿顯得有點向外撇，像個騎兵似的。緊閉着兩唇的嚴肅相貌，天生的黝黑的皮膚，一指來寬的兩道眉毛連到一起——所有這些都更增加了他面目表情的嚴肅。上士謝明：中等身材，寬肩膀，很健壯，——這樣的年輕小夥子通常都叫作『結實漢子』——淺色的頭髮，眼睛是大大的、藍藍的——甚至天藍色的成分有點太濃了；眉毛很細，顏色是那樣淺，陰天的時候甚至幾乎看不出來；在晴天，它們閃着光彩，像是蝴蝶的小翅膀。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謝明和謝爾格依顯然的不同。若是說謝爾格依喜歡穿馬褲、窄筒靴子、軍便服，並且一定繫着皮帶；謝明就喜歡穿長筒便褲、軍常服和高腰皮鞋。謝爾格依回家的時候，肩膀上佩戴着肩章，胸前用綬帶代替勳章；而謝明在准許他退伍的命令宣佈之後，就取下了肩章，可是用勳章和獎章裝飾了他上路時候穿的嶄新的軍常服。謝爾格依的臉色是嚴肅的，只有帶着光點的褐色的眼睛，總是和善地熱誠地看着人；謝明就完全相反，臉色總是非常和善，那種心地善良的微笑，好像連睡夢中也不會丟開。謝爾格依的天性是愛幻想的，他總是把一切放在未來；謝明却喜歡現實的生活。謝爾格依在戀愛上是沒有分寸的，要是他愛上哪個姑娘，即使追隨她到火坑裏去，他也情願；但是謝明對這種事情是慎重的，總遵守着有名的箴言：七次量，一次剪裁。

『哎，你說我們怎麼辦呢，』謝爾格依說，『把行李搬到大路上，在那裏，說不定誰的車會把我們捎上的。』

『你們的村子離這兒很遠嗎？』

『離這兒不出十五公里左右。』

謝明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傷心地搖了搖頭，然後把捲起來的軍大衣搭在肩上，揹上行囊，兩隻

手各提着一個箱子，慢慢地向麥地踱去。謝爾格依拿着剩下來的東西：一架像箱子般的釘着皮面的收音機，捆在帆布雨衣裏的買來的各種零星物品，軍大衣和一個裝着罐頭、麵包的袋子。

大路伸向麥地裏，麥子還沒熟，但是已經掛上了蠟黃的顏色。遠處，麥芒上出現了幾隻牛的犄角；然後就好像由地下鑽出來的一樣，出現了兩頭火紅色的公牛，牠們的頭頂整個是白色的。一會兒就看出來這兩頭漂亮的牛在拉着一輛車——是一輛普通的裝着高槽子的古班式的車。這種車是專爲拉牛奶用的。鋁製的奶桶在車上擺成兩排。隔着車欄，可以看見前面一個罩着白頭巾的腦袋。兩個朋友默默地互相看了看，同樣默默地望了望牛車和白頭巾。牛吃力地、緩慢地拉着，車輪呻吟着，好像在說：『到底往哪兒去呢，忙着往哪兒去呢。』兩頭公牛伏在軛具上，『議論着』，好像牠們準備隨時停止動作，——但是沒有這樣做，原因只是爲了尊重趕車的女人。白頭巾有時也微微動一動，短的樹枝有時在車頂上搖晃，有時放在牛背上，但是十分慎重，好像怕把粘在牛毛上的牛虻給嚇跑了似的。

『哼，』謝明說：『你看，這是什麼速度呀！謝爾格依，坐這麼慢的車是走不了多遠的。』

謝爾格依本想熱烈地反駁他，因爲根據經驗，他知道最懶的牛要是會趕的話，走得也能比這個快得多——每點鐘至少要走六、七公里。但就在這個時候，他注意到了那白頭巾下邊隱着一副挺可愛的少女的臉。姑娘也看到了這兩位軍人，——這可以由她急忙站起來整理將將蓋到她紫銅色膝部的裙子這一點看出來。然後在她手中出現一個奇怪的有牛眼睛大小的圓鏡子，一剎那的工夫她照完了自己有點兒惺忪的黑眼睛，整理了拖到眼眉邊上的、帳幕似地繫着的頭巾，像是無意之中在額部留下了一撮散亂的發光的黑頭髮。然後趕快把鏡子藏到懷裏，裝作對這兩個軍人毫不在意的樣子，

趕起牛車。牛像從前一樣，平心靜氣地在路上走着。

『謝爾格依，』謝明低聲說：『哎，那個趕車的姑娘滿漂亮呢。』

『呵呵，你真把她當作美人兒了。』謝爾格依臉上浮着愜意的微笑，好像是說：他的朋友還沒有看見真正的古班美人呢。『一個普普通通的姑娘，大概是牛奶場的女工。』可是謝爾格依自己心裏却想道：『謝明的眼光真不差，姑娘確實是不錯……應當打聽一下她是哪個村子的。』

這時候我們的英雄已經走到牛車跟前了，兩頭公牛用犄角和尾巴趕着蒼蠅，自動地站住了。

『黑眼毛的，』謝明說：『你大概是往那個方向走吧？』

『就是往那個方向走。』姑娘羞答答地微笑着回答。

『把我們捎到烏斯齊——涅文斯卡亞吧。』謝爾格依請求着。『你知道這個村子嗎？』

『當然知道。』姑娘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謝爾格依，顯然是注意到了他胸上的金星章。『你們是誰啊？是烏斯齊——涅文斯卡亞的人嗎？』

『女公民，你知道，』謝明說。『我們是由德國回來的，但是在路上有了點小耽擱。在羅斯托夫打了個電報，大概沒有打到。所以誰也沒來接我們。』

姑娘一隻腳踏在橫木上，把鞭子搖了搖，她那棕黑色的臉忽然高興起來。

『啊啊，原來你們是英雄呀！』她笑着說，繼續揮動着鞭子。『爲什麼你們回來得這樣晚啊？戰爭早就結束了，你們現在才回家……』

『回家這件事，什麼時候也不算晚。』謝爾格依蠻有理地提醒說。『那麼，你能把我們捎上嗎？』

『坐上來吧，』姑娘鄭重地說：『只是我的牛走的太慢。到河邊上我還要放牠們吃草，所以我們到烏斯齊——涅文斯卡亞的時候得晚上了。』

行李和牛奶桶並排地放上了。謝爾格依靠近趕車的坐下，謝明坐在車後邊的箱子上。於是他們坐着車走了。牛車轉動得更慢了。公牛每一步都邁得十分慎重，真好像怕牠粗大的蹄子驚動了路上的塵埃。

謝爾格依由姑娘手裏要過鞭子來。

『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叫牠們打起精神來，』她坦白地說。『在炎熱的天氣裏，牛只能這樣走，不能再快了。』

『可是在我手裏，牠們會走得快的。』

謝爾格依揮動了鞭子，兩頭公牛氣冲冲地搖擺着犄角，昂起白斑頭頂，加速了步伐，軛具一會晃到這邊，一會晃到那邊，牛車也發出快樂的辘轳聲。

『哎呀，你這樣的司機！哎呀，掛上第三閘吧！』謝明叫着，湊到姑娘跟前。

『我的朋友，』他說。『是個有經驗的司機。他是駕駛「三四」式的。有這麼一種「三四」式坦克，你不知道嗎？這是一種很令人驚奇的機器！他就是坐着這樣的坦克走過了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戰鬥的道路。英雄的坦克手，也會趕牛車的。』

『謝明，你別說啦！』謝爾格依嚴厲地說。

『謝爾格依，我說的都是實話呀。我在他的坦克上當過無線電報員兼機槍手，戰車上有這麼一種職務。』他解釋着，看着冷淡的、有點沉悶的隣座人的臉色。『所以不是我捏造，我說的都是實話。』

話……謝爾格依，你還記得嗎，我們是怎樣衝進布拉格的？」

『別說啦，謝明！』

『好吧，我不說了。』

但是要謝明在姑娘跟前不說話是辦不到的。

『來，我們認識認識吧！』他看着姑娘的臉，說。『我的名字叫謝明，奧爾洛夫省人，我的朋友，謝爾格依，是你們古班人……那麼，你姓什麼叫什麼呢？』

姑娘一聲不響，也不看謝明，只把白頭巾的角兒一會結上，一會解開。

『哎，你叫什麼名字啊？』謝明追問。

『什麼也不叫。』姑娘乾巴巴地回答，把身子扭了過去。

『噢，多麼驕傲啊！幹嗎這樣呢，活在世上連個名字都沒有嗎？』

『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做什麼呢？幹嗎這樣急呀！』

『只是願意知道一下，』謝爾格依插嘴了。『到處都有通名道姓的規矩。』

『可是我們這裏沒有這種規矩。』

『你們這裏是哪裏呢？』

『哪裏也不是……』

『哎，你只說個名字就行了！』謝明追問。『比如：索尼雅，華麗雅，波麗雅……』

『也不叫索尼雅，也不叫華麗雅，是叫……黑姑娘。』姑娘笑起來了。

這種回答使坦克手們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們兩個只好沉默下來。謝爾格依不知道說什麼好，望

着田野深思着。在道路和麥田之間伸延着一條狹窄的荒地，野草開着十分繁盛的花朵，謝爾格依覺得道路兩旁好像是鋪開了花毯。他跳下來，開始十分貪婪地摘取花朵，好像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樣的花朵。黑姑娘搖動着鞭子，帶着嘲弄般的微笑：

『看你把所有花都摘光了，』她在笑聲裏透出這樣的話來。『哪怕留下點種籽也好呢！』

謝爾格依身子沒有挺起來，左手把一個大的花束抱在懷裏，幾枝罌粟花突出在上面，金星章夾在紅色的花瓣中間，越發顯出它的光輝。

『黑姑娘，』謝爾格依趕上了車說：『這是我給你的……』

『爲什麼？』

姑娘自己也猜到了爲什麼謝爾格依給她摘了那許多花來，臉蛋兒紅了，不自然地接過花束，用花束把她那棕黑色的臉蛋兒遮住，開始用她的嘴唇撕咬罌粟花的花瓣。謝爾格依和牛車並排地走着，看着鮮紅的罌粟花瓣怎樣落在地上，不知道爲什麼他覺得跟這個黑眼睛的姑娘相遇完全不是偶然的。當他還在前方的時候，每想起自己的家鄉，他的幻想中正有過這樣一個棕黑色的面龐，沒名字的人兒在等着他，愛着他，而現在就要成爲他的妻子……他這樣深深地陷入了幻想，以致碰到叢樹上，差一點兒絆倒。他看了看謝明，不禁微笑了。這位客人覺得自己彷彿是牛車的主人，上了車，靠近趕車的旁邊坐下，把一朵小小的罌粟花慇懃地插在她的衣襟上。

在不很遠的地方，古班河在叢林中間閃耀地流着。古班河正在漲水的時候，水是混濁的，像乾草的黃色，淹沒了河岸的斜坡，灌入菜地、草地和叢林裏。牛車靠近河岸停下了。姑娘跳下來，打算卸下午來，但是謝爾格依跑到她跟前，捉住她的肩膀，好像不在意地由她胸前摘下罌粟花來，然

後就跟主人似地卸掉公牛的軛具。

謝明這時跑到河沿洗臉去了，並且要好好地看着謝爾格依常常向他談過的這條河流。牛在吃着草，趕車的人在牛車陰影底下攤開外衣，坐下了，伸出來被陽光炙晒過的兩腿，整理了一下裙子。她並沒有看謝爾格依，像以前一樣地鬱悶着，沉默着。謝爾格依不知道怎樣才能教她高興起來，這時候他想起來收音機。他把收音機由車上拿下來，開始安裝收聽。忽然奏起交響樂來。於是姑娘有點高興了。她靠近謝爾格依坐下，黑眼睛閃着光輝，她的臉上，一會露出驚奇，一會露出恐懼。謝爾格依解釋收音機的構造，在戰爭中怎樣利用無線電，雖然謝爾格依說的有許多地方她不懂，然而她是喜歡聽的。他們聽着音樂，把謝明忘了。謝明這時候已經在洗澡，用手掌把水拍得山響。謝爾格依想到現在正是問問這位姑娘是哪個村子的人和她的真名實姓的時機……他正要問的時候，忽然看見大路上塵土飛揚，從塵土中露出一輛小汽車，帆布篷敞着。它驕傲地馳到牛車跟前，甚至發怒地用遮泥板撞着軛具。汽車還沒有停穩，車門已經打開，然後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的男人向着謝爾格依，不是走來而是跑來，他戴着防雨布便帽，穿着麻布襯衫、薄帆布馬褲。他脚下穿着一雙寬頭靴子，也是用淺綠色的帆布做的。

『你們好！青年們！』來的人說，擺弄着腰帶的總頭，眼睛看着謝爾格依。『乾脆說吧，請原諒，您是不是謝爾格依呢？』

謝爾格依站了起來，兩手用習慣了的動作整理了皮帶下面的軍便服。

『我就是謝爾格依，您有什麼事嗎？』

『啊呀！』那個人嚷着，摘下帽子來，敲打着膝蓋，『我就是找您，我已經飛遍了整個草原。』

謝爾格依，您好啊？您是我們全區的驕傲！金星英雄！」他用汗濕的、發熱的雙手握住了謝爾格依的手，很久地搖動着，重複地說：『非常地，非常地，我們都非常地高興！乾脆說吧，讓我來介紹自己：我是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是這裏的全區供銷合作社主任……代表本區各組織，我來歡迎貴賓回到自己的故鄉！』他用碎步急忙跑到汽車跟前，寬頭靴子把野草踩得直響，然後他用同樣的舞步跑回來，像忙着工作一樣，一面走着，一面翻着帆布公事包。『您可以相信，謝爾格依，這都是區電信局的過錯。簡直只有鬼才曉得那裏的負責人是些什麼樣的人！把您的電報註明送到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送到那裏以後就再也沒動一動……所以也就沒有一點時間來準備歡迎了。但是關於這件事我已經糾正了。』他笑了，露出兩顆金牙。『我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已經不是第一次從困難中把這些白吃飯的拯救出來。』這時候他已經暢快地笑了起來，於是他那沒繫緊皮帶的肚子稍微顯出一起一伏的顫動。『所以，親愛的同志，乾脆說吧，我的汽車完全聽您的指揮！』

『你看，我並不是一個人，』謝爾格依看了黑姑娘的沉悶的臉色。

『啊哈，青春的時代！』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又重新暢快地笑了，望着姑娘說道：『哎！親愛的，怎麼辦！英雄是應當歡迎的——政治的事件，重要的時機，你是一個自覺的姑娘，而且還許是個女青年團員，不要見怪我這老頭子……喂，阿爾焦木！』他向司機大聲說。『搬東西，快點！』

『謝爾格依，這是怎麼啦？汽車！』謝明走近牛車這樣說。『這才像回事……哎，沒有名字的黑姑娘，謝謝您的車子，祝您健康，請到我們那裏去串門兒吧。』

姑娘沒有回答，甚至沒有看謝明一眼。

『是你的副官嗎？』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用下巴指着謝明，問道。『或者你們還有另一種名字，乾脆說吧，叫作傳令兵？』

『他是我的同志。』謝爾格依乾巴巴地說。

『老爺子，您一下子就說對了。』謝明快樂地說。『我就是蘇聯英雄的副官——謝明。』他向前邁了一步，而且吃力地制止住笑聲，說道：『近衛軍少尉同志！把收音機關了呢，還是叫它沿途喊叫呢？』

『關了吧！』

謝爾格依打算和趕車的姑娘告別，但是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已經挽住他的手，告訴他現在準備了怎樣盛大的歡迎會，把他拖到車裏，請他並排坐下。他又開始翻他那帆布公事包，還不停地說：『父親母親等着自己兒子回來，等得不耐煩啦。』又說：『在你家的院子裏集合了全村的人，區上的樂隊在奏樂，果園裏擺好了桌子，旁邊坐着全區的首長們……』謝爾格依心不在焉地聽着，點着頭，眼睛却望着牛車。當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從公事包裏翻出一張紙來，打算先得到他所歡迎的人的同意來念那寫好的歡迎詞的時候，謝爾格依從汽車裏跳出來，跑到牛車跟前。姑娘依舊坐在已經被踐踏的野草地上，沉思地看着河的對岸。她聽到腳步聲，依稀覺出來是誰走到她跟前。她摘下一根速生草的細莖，放在嘴裏，做着抽烟的姿勢。

『黑姑娘，』謝爾格依屈身向着她說。『還是請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呀？』

『什麼也不叫。』姑娘答道，咬着草莖，並不看謝爾格依一眼。

『那你就不說了嗎？』